

大师谈大师

大先生

梁启超
顾颉刚
冯友兰
等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古者称师曰「先生」。

大师的先生，是为「大先生」。

大师眼中的大师，

王国维、蔡元培、梁启超……

更真实，更生动，更立体，

他们的智慧光芒、人格修养，

如恒星一般，

永远照亮后人前行的路……

大师谈大师
大先生

梁启超
顾颉刚
冯友兰

等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先生: 大师谈大师 / 梁启超等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6.4

ISBN 978-7-5125-0841-5

I. ①大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0681 号

大先生: 大师谈大师

作 者 梁启超 顾颉刚 冯友兰 等
责任编辑 宋亚晖
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
策划编辑 兰 青 陈 静
美术编辑 秦 宇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11 印张 28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841-5
定 价 4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目录 CONTENTS

王国维：末代国师，最是人间留不住

-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/ 梁启超 002
悼王静安先生 / 顾颉刚 005
从容一死殉大伦——我看王国维 / 冯友兰 013

蔡元培：大德垂后世，中国一完人

-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/ 傅斯年 018
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/ 蒋梦麟 023
我所认识的蔡子民先生 / 冯友兰 026
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/ 顾颉刚 033
纪念蔡元培先生：为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作 / 梁漱溟 041
记蔡子民先生 / 林语堂 050

辜鸿铭：旷世怪杰，语不惊人死不休

- 谈辜鸿铭 / 周作人 056
记辜鸿铭 / 胡适 060
辜鸿铭先生轶事 / 梁实秋 066
辜鸿铭 / 林语堂 068

梁启超：才大如海，革命功臣

- 无穷的恩惠（节选）／胡适 076
纪念梁任公先生／梁漱溟 081
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／梁实秋 088

胡适：身行万里半天下，眼高四海空无人

-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／季羨林 092
胡适先生二三事／梁实秋 104
略谈胡适之／梁漱溟 111
我不大懂胡适／金岳霖 114
回忆中的胡适先生／冰心 117

陈寅恪：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

- 怀念陈寅恪先生／冯友兰 122
回忆陈寅恪先生／季羨林 126
渊博正直的陈寅恪／金岳霖 138

鲁迅：人木三分叹为观止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

-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／钱玄同 142

- 悼鲁迅 / 林语堂 148
回忆鲁迅（节选） / 郁达夫 151
怀念鲁迅先生 / 巴金 172
回忆鲁迅先生（节选） / 萧红 177

梁漱溟：末代硕儒，菩萨行者

- 百年尽瘁，一代直声——悼念梁漱溟先生 / 冯友兰 192
梁漱溟杂忆 / 钱穆 195
梁漱溟先生 / 张岱年 198

熊十力：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，当有孤往精神

- 怀念熊十力先生 / 冯友兰 202
忆熊十力先生 / 梁漱溟 205
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/ 任继愈 208

冯友兰：阐旧邦以辅新命，极高明而道中庸

- 晚节善终 大节不亏——悼念冯芝生（友兰）先生 / 季羨林 222
怀念冯友兰先生——为纪念冯友兰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/ 张岱年 229
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 / 任继愈 233

金岳霖：道超青牛，论高白马

怀念金岳霖先生 / 冯友兰 244

忆金岳霖先生的一堂教学和两则轶事 / 任继愈 249

金岳霖先生 / 汪曾祺 253

傅斯年：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

忆孟真 / 蒋梦麟 260

扫傅斯年先生墓 / 季羨林 264

刘半农：教我如何不想他

忆刘半农君 / 鲁迅 270

半农纪念 / 周作人 273

沈从文：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

悼念沈从文先生 / 季羨林 280

忆沈从文 / 梁实秋 285

老舍：智慧的哲人，天真的孩子

怀念老舍同志 / 巴金 290

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/ 季羨林 297

忆老舍 / 梁实秋 302

梁实秋：最像一朵男人花

回忆梁实秋先生 / 季羨林 308

悼念梁实秋先生 / 冰心 312

林语堂：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

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 / 钱穆 316

扬州旧梦寄语堂 / 郁达夫 322

吴宓：是真名士自风流

回忆雨僧先生 / 季羨林 330

吴宓先生 / 任继愈 334

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/ 汪曾祺 340

王国维： 末代国师， 最是人间留不住

王国维（1877—1927），字静安，晚号观堂，谥忠愍，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，文学家。曾留学日本，在教育、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、古文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，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国师。一生著述丰富，全部收录于1921年出版的20卷《观堂集林》，其中《宋元戏曲史》、《人间词话》等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/ 梁启超^①

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，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。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。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，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。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，而能矫正他的绝少。这是他的绝学！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。我挽他的联有“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”一语，“通方知类”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。

自杀这个事情，在道德上很是问题：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，这是怯弱的行为；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。在中国却不如此——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，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。孔子说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叔齐欤！”宁可不生活，不肯降辱；本可不死，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，亦不能屈服于社会，所

^① 本文原载于《国学月报》第二卷第8、9、10号合刊《王静安先生专号》，1927年10月31日出版。——编者注

以终久^①要自杀。伯夷叔齐的志气，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！违心苟活，比自杀还更苦；一死明志，较偷生还更乐。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。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”这样的自杀，完全代表中国学者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”的精神；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。

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：他的头脑很冷静，脾气很和平，情感很浓厚，这是可从他的著述、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。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，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。他对于社会，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；有和平的脾气，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；有浓厚的情感，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。积日既久，只有自杀之一途。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，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，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。

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，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。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。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，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。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，而能矫正他的绝少。这是他的绝学！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止这点。我挽他的联有“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”一语，“通方知类”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。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，不以一部分名家。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，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。本来，凡做学问，都应如此。不可贪多，亦不可昧全，看全部要清楚，做一部要英勇。我们看王先生的《观堂集林》，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，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，所以他的成就极大。此外的著作，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，而得好结果。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。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，实在有过人的地方。

① 现在写作“究”。——编者注

近两年来，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，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，渐渐成功一种学风。这种学风，若再扩充下去，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。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，自杀的前一天，还讨论学问，若加以十年，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，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。

最痛心的，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，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！这不仅我们悲苦，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。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二年的教授，感化最深；新同学虽有些未见过王先生，而履故居可想见声馨，读遗书可领受精神：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，分循他的为学路径，加以清晰的自觉，继续的努力，既可以自成所学，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于我们的期望！……

一九二七年

（摘自《王国维之死》，广东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

悼王静安先生 / 顾颉刚^①

至于静安先生，确和康氏不同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：三十五岁以前，他在学问上不曾作过什么大贡献，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，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，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，一齐变了节，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，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。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，假使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，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。现在呢，他竟“中道而废”了！

噩耗传来，本月二日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池中死了。这个消息蓦然给我一个猛烈的刺戟^②，使我失望而悲叹。我对于他虽向少往来，但是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。三年前，曾给他一信，大意是说：“颉刚现在困于人事，未得专心向学；待将来事务较简，学业稍进，便当追随杖履，为始终受学之一人。”我常想，他的年

① 本文原载于《文学周报》第五卷一、二期合刊，1927年8月7日。——编者注

② 现在写作“刺激”。——编者注

纪还不大，我向他讨教的机会正多。现在我研究问题姑且自求解答，等到将来碰着了极困难的问题，自己解决不下时，再去向他讨教，如此，庶不至虚费他的精神。现在呵，这个希望成为梦幻泡影了！本年三月中，康长素先生逝世，我淡然置之。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：静安先生教我怯，他教我勇；静安先生教我细针密缕，他教我大刀阔斧。我既是很佩服他，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？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，没有继续加功。在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做完之后，他便自以为学问成功了，专要做政治的活动了。他自己说，“三十五岁以后，学问没有进步，也不求其进步”。所以学术界的康有为，三十六岁就已死了。自从我们这辈人出生之后，他只有提倡孔教，宣传保皇，运动复辟，开讲怪诞的天人学说，灌输种种反革命的思想，做出种种反革命的举动，我们巴不得他早死。现在居然去世，我们庆贺之不暇，更何有乎追悼。至于静安先生，确和康氏不同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：三十五岁以前，他在学问上不曾作过什么大贡献，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，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，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，一齐变了节，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，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。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，假使他能像康氏般的寿命，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。现在呢，他竟“中道而废”了！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！为学术界着想，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，说不出代价的牺牲。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预备^①，只应用得十余年就停了！

昨天，在报纸上读到他的遗嘱，里边说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；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”始恍然明白他的死是怕国民革命军给他过不去。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，浙江政府把章炳麟家产籍没，

^① 现在写作“预备”。——编者注

在我们看来，觉得他们罪有应得，并不诧异，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，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，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，办他一个“复辟派”的罪名的；与其到那时受辱，不如趁党军尚未来时，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，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，倒落一个千载流芳。其实，他过虑了。叶德辉在湖南做地方上的恶霸，筹安会的首领，是很昭著的。章炳麟近来常做军阀的爪牙，在报纸上屡屡发表反革命的言论，也是很显明的。至于静安先生，不过曾做过清室的官，现在还拖着辫子罢了：他并不曾发表一篇鼓吹复辟的宣言，也不曾从事于阴谋复辟的活动，更不曾受了别人的贿赂而主张过任何关于政治的议论。他究竟还是一个超然的学者，党军到北京时哪会使他难堪；至多只有在街上遇见，硬剪掉他的辫子而已。剪掉他的辫子，实在也算不得侮辱。他以前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导师，现在正作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。他拿了中华民国的俸给已有五六年了，他已经不能说是一个“西山采薇蕨”的遗民了！也许，他想，三年前，北京大学研究所曾经发出一个宣言，反对清室出卖产业，丧失国宝，其中直称溥仪的名，他因为一方面在北京大学做导师，一方面又在清室做南书房行走，心中很不安，就写了一封长信辞职，起了一回齟齬；这个旧案或者研究所里的人等到党军来时要重新提起。但是，他如果真是这样想，他未免太冤枉了他们了。他们对于他装作遗老固然很不满意，但是他们究竟都是懂得学问的人，对于他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。他们常觉得他是研究学问的仪型，储藏知识的宝库，那有忍心害理，想去伤害他的道理。静安先生，从种种方面看来，你都没有死的道理，你也不至受辱，你何苦做这种无谓的牺牲，害了自己再害别人呢！为什么说你害别人？因为你担负学术上重大的使命，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，已是学术界公有的了。倘使你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，你

要死只管由你死，与人无关，但是现在你的死就损害了学术界了，你对于学术界负罪了！

关于静安先生做遗老的原因，我是很原谅的。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学问，罗叔蕴先生实有诱掖奖进的大功。罗氏比他大十余岁，他以前辈礼事他。罗氏处事的才干比他好，他的职业与生计也就常常靠他。起初，他们俩都是极新的人物，罗氏所办的《农学报》和《教育世界》杂志，大半是静安先生的翻译和撰述。罗氏做江苏师范学校监督，他便做该校教员。罗氏做学部参事，他也在学部里任事。光复后，罗氏移家到日本，他便跟了去。罗氏在日本大举出版考古学的书籍，他便帮他做考订纂录的事情。因为他和罗氏的关系这样密切，而罗氏喜欢矫情饰智，欺世盗名，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，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，成了一个“遗而不老”的遗老了。等到一成了遗老，骑虎难下，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，不得不硬挺到底了。所以我们论人，不可专看人家的外表，也要设身处地地替人家想一想。静安先生虽然比我们这辈人大了二十年左右，但他的头脑很清楚，他从少年时就看外国文书籍，对于世界潮流哪会不知道，哪会在现在时候还迷信忠君的旧见解。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。他是一个穷书生，若没有罗氏的帮助，如何能够得到一个不问外事，专心读书的境界，他的学问怎能有今日这般好。既经靠了罗氏的帮助而得学问的成功，他又如何能与罗氏分道扬镳，反面若不相识。所以他今日的自杀，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应当公同^①担负责任。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，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，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，而又无衣食之忧，那么，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，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。如今，他用了数十年的努力，在史学界上贡献了许多成绩，

① 现写作“共同”。——编者注

为中国在国际间挣得了仅有的荣誉，到头来只有自居于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，政府不抚恤他，社会上不了解他，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，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！

他的学问，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，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，保存国粹的；这是大错误。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，而在方法上，思想上。例如天上的星，古人看着只觉得一粒星就是代表一个人，星座的转移就是表明人类的命运，所以看了星可以得到占卜的用处；但现在的天文学家看了，他就没有这种可笑的思想，他只是要研究明白天体的情状。堪舆先生下乡，他要登山以望云气，挖地而看土质，他与研究地质地文的科学家所观察的对象相同，但他们观察的目的和见解却是恰恰相反。所以同样的拿到一本旧书，信仰它的糊涂虫和研究它的学者，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绝对不同的。静安先生在十余年前治哲学，文学，心理学，法学等，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。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，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，专力于考古学及史学。他对于商代甲骨，周秦铜器，汉晋简牍，唐人写本，古代生活，种族历史，社会制度，都要研究，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，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，所以讳莫如深而已。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，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（圣道）看而当作史料看，圣贤不当作圣贤（超人）看而当作凡人看；他把龟甲文，钟鼎文，经籍，实物，作打通的研究，说明古代的史迹；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。这和一班遗老们迷信古代，将“圣道，王功”常挂在嘴边的，会相同吗？一班人因他和罗氏契合，合称为“罗王”，以为他们的学问是一致的，实亦不然。罗氏不过机会好，他碰见了许多古物，肯去搜集编录而已，他在学问上心得并不多，他的方法至多是清代经师的方法。静安先生驳许慎，驳郑康成，他都不以为然，说他太